

## 寻找属于自己阅读的姿态

李晓琦

暖暖的太阳透过玻璃窗慵懒地洒在女儿的小床上，女儿背靠着床头，手捧着喜爱的课外书聚精会神地徜徉在知识的海洋里。几分钟后，我再次看她，只见她又变成了趴在床上看书，两只小手托着下巴，胖嘟嘟的脚丫子有节奏地摇摆着，心思完全沉浸在书中，我不忍打扰，悄悄地退出了门外。

我一直认为一个人最迷人的、最值得赞美的、也最经得起审美的姿态，就是阅读的姿态。不论你是端坐在书桌前，还是悠闲地躺在床上，抑或是半卧着靠在沙发上，我都认为那是人世间最优雅的一种姿态。

我喜欢读书，不单单是为了给我的孩子营造一种阅读氛围，更多的是净化自己的心灵，陶冶自己的情操。不论是对书籍、报纸还是期刊，我会先粗读，发现有合自

己“口味”的，再细细地阅读，这已是我多年来养成的习惯了。近日，读到唐代禅宗大师青原行思的参禅三境界时，感悟颇深。他提出：参禅之初，看山是山，看水是水；禅有悟时，看山不是山，看水不是水；禅中彻悟，看山仍然是山，看水仍然是水。将这“三境界”平移到读书上，也非常适合：初读之时，充满好奇，看到的世间万物都是原本模样；再而深读细读，发现世事变化莫测，于是开始迷惑、彷徨、挣扎；最后，看尽书本千万册，一切又还原如初，此时的心境早已是从容淡定了。

我喜欢悠闲地躺在床上看书，枕边的书换了一茬又一茬，我的心境也随着书本一波又一波地感悟人生：不同时期有着不同的感受，同一时期的不同时间节点又有着不同的感受，同一本书每每多读一遍还会有不同的

越读书，越知读书好；书愈读，愈恨读书少。

读书的用处不在于一时一地之得，而在于泡在其中，从一本书到另一本书，从一些书到另一些书，天长日久，濡染、浸淫、蕴藉、养成。

张宗子说，“文化层次越高的人，越是主观。一切外物都是倒映在个人情感和理念中的。”是否“文化层次越高，越是主观”，我不敢说，但就写作与写作者而言，应该都是主观的，并且，越是伟大的作家越主观，越是杰出的作品越主观。因为文字是通过写作者之心脑手笔之作，书中的一切，文字里的一切，皆是通过写作者自身主体这个管道、这面镜子、这泓清泉来输出、投射与映照。即使如陶渊明般能入世又出世，那般高明微妙的手段与境界，也仍然是陶渊明的主观世界。很难想象一个毫无自我、无主张无见解的人能写出精彩的文字，更遑论好作品。

但从读者与读书的角度来看，这一点又值得警惕，“尽信书，不如无书”，读书，读大作家的书，读有名气的书，读那些人人都说好的书，更应保持清醒的头脑，带着自我的认知体悟和判断去读，以防被人牵着鼻子走。

常常胡思乱想，想到若有另一种人生，我会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，有着怎样的际遇，过着怎样的生活？想来想去，似乎只有一种情形会令我感到深深的担忧与恐惧，那就是，我变成了一个完全不懂读书之好之妙的人。当然，比这更可怕的，是我根本不愿意读书，那真是无可救药。

在当今之社会，琢磨“另一种人生”，虽带有浪漫色彩，却显得有些可笑，更何况人生并不容你去选择，于是转过头又安慰自己，既知读书好，就该尽情尽兴地读个够，知足就行。

洪迈在《容斋随笔》中言，“萧何且死，所推贤惟曹参；魏、丙同心辅政；房乔每议事，必曰非如晦莫能筹之；姚崇避位，荐宋公自代。惟贤知贤，宜后人之莫及也。”好一个“惟贤知贤”，读之令人感动，心动。人与人之间，尤其是英雄豪杰之间，惟贤知贤，相契相投，惺惺相惜，形同莫逆，而人与书之间，又何尝不是如此？“惟贤知贤”，只有不断地读书，多读书，善读书，日积月累，不断提高自己的眼光、眼力、眼界，具备较高的学识修养、审美品位，才能发掘、辨识出真正的好书，达到人与书的交融。

首先使自己成为“伯乐”，才能识得“千里马”，不错过好马，不喜负好马。读书也一样，读书不仅仅是“读”，被动地接受，而是使自己成为一个真正的“读书人”。

这是“读者的自我修养”，也是



阅读与人生

读书种种

王艾蓉

一门长久功夫。

我们自以为人生是一个不断恍然了、悟、提升、精进的过程，实际上，人生更是一个不断被先贤哲人的思想观点所伏击的过程，因为世间的道理早已被人说透说尽。你以为自己有着独特的体验和见解，却往往于某天某刻在某页书里与千百年前的人劈面相逢，他们说的，比你更深刻透彻，耐人寻味。

读书就是这样，给你路遇故交至友的喜悦，也给你教诲，并洗去你的虚妄和自大。

刘墉在《选书与择友》中说：一本畅销书符合的条件，一是封面和书名吸引人，二是纸张和印刷精美，三是厚度足够，最后考虑内容。又说，择友与买书同样道理，先注意相貌、衣着、财富与地位，反而忽略了最重要的内在。事实不假，人们在择书择友乃至择偶时，初见初识，都是由表及里，但刘墉未谈及说透的后话和现实却是，在生活中，无论是读书、交友还是夫妻过日子，程序标准完全倒了过来，内容实质变得无比重要，外表则显得无足轻重，这几乎是所有过来人的共识与经验。

一些书，必得是恰好是在人生的某个年龄去读的。读早了，难解其中味；读晚了，已很难产生那份共鸣的情感共鸣。我们常听说，某人在某个年龄读了某一本书，此后对他的人生命运产生了巨大而深刻的影响，这是一个人的幸运，是人与书最美好的相遇、碰撞。

少儿读书，如幸得师长引导，还是要读一些经典之作，哪怕只是生嚼硬咽囫圇吞枣不得其解，也起码知道了什么才是真正的美食，会对日后的阅读甚至人生产生无尽的益处。而一旦丧失此机会，则永难弥补和追回。

## 在书香中遇到更好的自己

王晓宇

朋友蜗居在一处陈旧的老房子里，却逍遥自在。房子是一所大学的宿舍楼，地处僻静之处，与山海相邻，人迹稀少，车马罕至。院内草木葱茏葳蕤，藤蔓植物肆意攀爬，几株海棠，几树樱花，几棵梨树，还有玉兰、紫薇、木槿等等，每到花开的季节，室内暗香浮动。

虽然生活不大便利，但朋友贪恋那里清幽的环境和浓厚的文化气息，一直不肯搬走。有时候朋友看书看累了，便下楼走走，和花草植物聊聊天，看看蚂蚁搬家，听听虫鸟鸣唱，还可以顺着一条蜿蜒的小路去海边吹吹风，想想心事。海风一吹，头脑清明，什么烦恼都吹到爪哇国去了。

有一次，我去他的蜗居做客，不看则已，一看之下还真有几分艳羡。他的房子虽然狭小逼仄，但却布置得层次分明，居住区、休闲区、会客区，处处井井有条。书房的陈设比较简陋，局促的空间里仅摆放一桌一椅，两壁都是书橱，书橱里满满当地全是书，经年累月，越积越多，后来的书已无处可放，便随意地堆着。写字时，胳膊肘便能碰到书；看书时，头顶上也是书，仿佛他居住的不是陋室，而是用书堆砌成的城堡。

我随手翻阅，朋友的书多而杂，经史子集、哲学人文，小品杂文等等，不管哪一类都能寻到几本，无事时读读，亦可得些闲趣。这些书并没有分门别类地排列好，而是碰到哪本就读哪本，风吹哪页就读哪页，没有人工斧凿的痕迹，一切都是那么随意自然，穿

过书籍的壁垒，我的目光落到阳台上，那些坛坛罐罐里，花草草慵懒地生长着，倒是与书房里的书相映成趣。

朋友笑着说：“我这人没有多大的追求，房屋虽然简陋，但环境清幽，又有书香，如此甚好，我知足了。”我也笑，陋室之中，安享读书之乐，还有什么比这更让人逍遥自在的呢？陋室并不见得有多么舒适，但因为有了这些书，因为有了书香的濡染，这个空间便变得富足和不同凡响，这便是所谓的陋室不陋。

我一直觉得书是有味道的，好书有香，那香味源于书中的墨香，也源于书中深邃的思想境界，独到的思维意识。好书不仅能熏染心境，感染情绪，还能使陋室生香。清代学者曹雪芹少年时家道中落，中年移居北京西郊，晚年生活穷苦，居茅屋，住草棚，“举家食粥酒常赊”，过着穷困潦倒的日子，但就像他在《红楼梦》第一回中所说的那样：“蓬牖茅椽，绳床瓦灶，并不足妨我襟怀。”

一个有襟怀的人，身居陋室，“披阅十载，增删五次”，终成鸿篇巨制。陋室虽陋，却是陋而不俗；陋室不陋，因书香而熠熠生辉。

屋陋，不荒凉。夏夜可以听虫鸣低语，闻书香弥漫。冬夜可以听风赏雪，看月光落在书上。法国作家莫泊桑说：“生活不可能像你想象的那么好，也不会像你想象的那么糟。”趁花未谢，茶未老，在书香中漫游吧，感受身心所不能至之美好。

## 夜读

王俊星

年少时，借到一本心爱的书，非要一口气读完不可，挑灯夜读，是常有的事。

我手捧着心爱的书，就着一盏小小的煤油灯，夜读。读着读着，往往就沉陷在书里，忘了时间。直至被爹娘发现，呼着喊着让把灯灭了——爹娘心疼煤油啊！“噢”地一声，豆大的灯光被吹灭了，屋子里漆黑一片。

在黑暗里，我依旧捧着书，睁着双眼，心思还沉浸在书里，头脑也清醒着，毫无睡意。

等爹娘的鼾声传来，我心中一阵窃喜，蹑手蹑脚地下床，划着火柴点亮煤油灯，豆大的灯光燃烧着，我继续趴在床上，捧着书，

顷刻间又沉陷在书里，忘了夜，忘了身处何地，忘了一切……

后来，拥有了各种各样的书，拥有了明亮的灯光，也拥有了自己的家，觉得自己终于可以自由地夜读了，而事实并不如我所愿。

一天中大部分的时间都用在了工作上，用在了生活琐事上，等闲下来的时候，已是疲惫不堪，哪里还有心情读书？即使是在休息日，也很难一个人静静地呆上一会儿，不是忙着交际，就是忙着加班。再后来，结婚生子，更是被诸多琐事缠身，再没有时间可以用来夜读了。

很多很多的书，往家里搬的时

候很慷慨，买回来摆在书架上后，便再也没有看过。偶尔抽出一本翻上几页，可没一会儿，我就在明亮的灯光下昏昏睡去了。

那一摞一摞的书，成了摆在书架上的一个梦想。

年纪虽渐老，却依旧对夜读有一种向往，于是分外怀念年少时挑灯夜读的岁月。这几年总是失眠，常在深夜里醒来，这个时候终于可以夜读了。只不过，这个时候的夜读不再是被书中的内容吸引，而是为了在难以入睡的时候不那么焦虑。如果能再回到年少时光，来一次挑灯夜读，该有多好。

读书在少年啊！



淘宝

苗青 摄

## 围炉夜读的岁月

唐宝民

近读《钱钟书传》，读到钱钟书当年与友人吴忠匡围炉夜读的趣事。那是1939年末至1940年初，钱钟书和吴忠匡当时都在湖南蓝田国立师范学院任教，书中的文字是这样记述那段往事的：“吴忠匡说，他与钱钟书在一起，苦志读书，常在严冬夜。天寒，在室内用木炭盆生火取暖，至夜半用废纸裹生鸡蛋用水浸湿投入炭火，至蛋煨熟了取出人各一枚，充作消夜，其乐融融，这是一幅寒士读书图苦中作乐的另一面，正如放翁所言‘夜来一笑寒灯下，始是金丹换骨时’。吴先生又说：1977年，钟书君寄给我他答王辛笛君七绝中一首：‘雪压吴淞忆举杯，卅年存歿两堪哀；何时榼袖炉边坐，共拨寒灰话劫灰。’使我也回忆起当年夜读时的情景。”

这段文字，也勾起了我的回忆。在我的生命历程中，也曾有过围炉夜读的经历。

我的老家在黑龙江省东部山区，那是一个小小的山村，每到冬天大雪纷飞、朔风凛冽，整个世界都被冰雪覆盖了。

我的少年时代没有电视机，更没有互联网，所以，每天吃完晚饭后，父亲就领着我们几个孩子读书消磨时光。在我的老家那个地区，每到冬季，家家户户都会在屋中央砌一个火炉，用砖砌成的火炉尽头，有一个长长的炉筒拐着弯儿伸到户外排烟，火炉里的火是全天不熄的，烧的都是从山上拉回来的木柴。

寒冷的夜晚，我们这些小孩子没有地方可去，就在父亲的组织下读故事。父亲戴上老花镜，坐到火炉边，拿起一本故事书读了起来，我们便围坐在火炉边，静静地听。屋外雪花飞舞、北风呼啸，火炉边却暖烘烘的——干燥的木头在炉子里燃烧着，炉盖被烧得通红，我们围炉而坐，一边烤火一边听故事。听故事的时候，我们会把土豆切成片儿，放在炉盖上烤着吃；或者把土豆埋到炉子里，烧熟了分着吃。有时也会在炉上放上铁锅，炒了花生、瓜子儿或黄豆，一边吃一边听故事。父亲读完了一个故事后，就把书递给姐姐，让姐姐接着读；姐姐读完一个故事后，再把书递给哥哥，由哥哥接着读。起先，我是不用读故事的，后来我认的字逐渐多了，便也开始读故事了。

那些年我们读的故事，有一些名著，还有一些期刊，这些读本启迪了少年时代的我，丰富了我的精神生活，为我日后的文学创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。

每年冬天的围炉夜读，送走了我的童年、少年时光，留下了让我一生难忘的记忆。

围炉夜读的意境，是令人沉醉的：屋外朔风凛冽，屋内却温暖如春，一家人围坐在炉旁吃着食物，读着故事，寒夜的那个时刻全部消失，取而代之的，是一幅温馨幸福的围炉夜读图。

时光一晃已过去了好多年，父亲早已离开了我们，而我们弟兄几人也都离开了家乡各奔东西。现在的我，已经成了一位职业撰稿人，且早已有了属于自己的书房。坐在书房里读书虽很舒适，但我却常常怀念少年时代全家人围炉夜读的场景，怀念刻在岁月深处的那一份美好和温馨。



耕读人家